叁、教學展覽與陳列

陳和琴

立體教材除了應用於教室之外，最爲廣泛利用的是教學展覽與陳列。我們很容易以爲展覽與陳列只與零售物品、博物館、商展、博覽會有關。但是在學校裏，它們却也有許多用處。像懇親會、同好會，各種年展。職業學校與技藝高中定期利用展覽會展示作品及成果。大部分新建中小學校的廻廊內都設有展覽室，以便教學展覽。立體教材在這些大小展覽中，總佔有顯著而重要的地位。

展覽會中利用立體教材之原則

教學展覽會中，立體教材的效果如何，完全要看是否能認識下列各項重要原則：

(一)保持適當均衡與效果 展覽中最先要考慮的是：立體教材在達到特殊目的上，所具有的重要性如何。假若模型在此展覽中擔任主角，則應該用放在顯眼的位置展示出來。但這不是說把其他次要的資料加以隱蔽。假若有些標本與實物在展覽中有所用處，那麼擺設的方位也應該具有適當的均衡與效果。正如所有的教育計劃，教材之選擇與利用，以展覽的特定目標爲最先的考慮。

(二)設計與色彩 學校展覽採用立體教材時，應該注意到有關「設計」與「色彩」兩方面的正確原則。這些原則和平面圖片所具備的各項要點一樣——亦即有效利用「色彩」與「對比」於優美「組織結構上」——它們亦可應用於展覽的全盤計劃上。

(三)照明與動作 「照明」與「動作」是採用立體教材教學展覽中，另一發揮效果的重要因素。「色彩」與「照明」兩者與光線的效果都有密切關係，是能否一開始就具有吸引力的關鍵。西洋鏡中的圖畫或模型中某些部分，如果加上動作的話，往往由於能集中觀衆注意力，抓住其興趣所在，而使展覽成效大增。

(四)讓觀衆實際參與 展覽或陳列會中，如果讓觀衆不要止於旁觀，而能有機會實際參與其中的話，一定會增加效果。例如按一下電鈕，就變成活動的展覽品。戴上耳機，可以聽展覽品的錄音說明。多按幾次電鈕，反覆作一些練習，看答案對不對以獲得學習——這些都是讓觀衆實際參與的簡單方式。不需要像世界博覽會或博物館中大型展覽那麼精密複雜的機械，只要學習的原則基礎相同，一樣可以得到效果。不分老少，實際參與是最好的學習方式。把這種原則應用於實際的是克利夫蘭兩處郊區的人民。讓他們在學校的運動場上製作了一個模型——安全鎮。他們建造一座小型的建築物路鋪設道路，交通指標與紅綠燈，車輛，還有警察維持幼稚園兒童的交通安全，有些兒童當駕駛員，開車在道路上行駛，有的當行人，由老師帶領着。過一些時候，擔任駕駛員與行人的互換角色。於此學習過程中，交通安全這門課程大家都學得很透徹，因之車禍（包括因孩童而引起的車禍）數字急速減少。

（上接第二十五頁）

凡此種種都顯示出，古時所採行的分類標準，不是純學術的理論標準，處處都配合着應用的因素在內。這種情況正與今日之分類原理相同，分類法可因適用上的需要而加以組合及調整。

另外，同樣地以應用做出發點，對於內容相近的資料，採分別類屬的方法，例如諸子略中有「陰陽家」，兵書略中亦有「陰陽家」，這種情況絕非是因疏漏而產生的重複，乃是應「需要」的原故所作的安排。在今日分類中，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兩大類中，有許多項目之「重疊」，也是基於這種「適用」的原因。

四、分析編目與互見款目

古典目錄中的另一項偉績是運用「裁篇別出」的方法，對於較趨向於獨立單元之資料給予必要的分析編目。章學誠「校讎通義」別裁篇記載：「管子，道家之言也。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。七十子所記百三十一篇，禮經所部也，劉歆裁其三朝記篇入論語。」當時用裁篇別出的一個主要原因，據章氏說是：「所著之篇，於全書之內，自爲一類者，得裁其篇章，別出門類」。因此，我國在漢朝時，就能够對目錄的內容做相當妥善的分析編排，以發揮每件資料應有的功能。

另外，互見款目也是我國古典目錄的重要特色之一。所謂互見款目，是指某些資料可以在兩個類目中同時存在。然後加以必要之說明，而使得尋求這兩類的人，都能獲得一份「完整的」資料。章學誠氏在「校讎通義」互著篇曾說：「至理有互通，書有兩用者，未嘗不兼收並載，……其於甲乙部次之下，但加互注，以便稽檢而已」。「一書本有兩用，而僅登一錄，於本書之體，既有所不全；一家本有是書，而缺而不載，於一家之學，亦有所不備矣」。上述之言，正是目錄之所以需要「互見款目」的道理。古人之見，實够深度。

我國古典目錄中的燦爛面實難以勝數，本文僅就個人所察，略提一二而已。

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& Library Sciences JEMLS